

寻找中国先民海外大探险
与大迁徙的历史足迹

中国先民 海外大探险之谜

鞠德源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先民海外大探险之谜

鞠德源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先民海外大探险之谜/鞠德源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8

ISBN 7-5013-2170-1

I. 中… II. 鞠… III. 探险—世界—普及读物 IV. N8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6238 号

书名 中国先民海外大探险之谜

著者 鞠德源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26153 **传真** (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 nlc. gov. cn

Website www. nlcpress. 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2.5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576(千字)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2170-1/K·685

定价 45.00 元

序

中国沿海之广阔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沿海各族居民不断经营、开发、探索 and 防卫的国家疆域。东海与朝鲜、日本、琉球等国之海域毗连;南海与交趾、林邑、吕宋、苏禄、文莱、爪哇等国之海域毗连。由于各国社会文明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之差异,历史沿革的不同,以及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自然而然地决定了各自的生活地域与生产活动范围和特定的生存空间。仅就中国而论,由于中国海岸线长,大陆地理位置优越,在广阔海域之内有众多海山岛屿和天然的海上通道所连结紧密的海山岛链,为中国沿海渔民和军民商各业人等从事捕鱼、经商、航海、巡海,以及远洋探险等活动,提供了最良好的自然条件,亦为国人开阔地理视野,扩展地理发现的地域范围,向海外传播华夏文明而由大自然设定了种种良好机缘。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机缘,唯独为中国先民所偏得,而竟不为其他地域的住民所分享。

因此,中国先民早在战国时代的齐国和燕国,以及实现了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时代,给后世各代留存下来的有不胜枚举的历史遗产。其中,关于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在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留传下来的探索山川地理之记录和海洋地理之记录,尤为丰富多彩,极其珍贵,凿凿有据。虽然经历二千多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处处显现着中国先民在大陆沿海海域和环太平洋海域内对日本列岛海山及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少数岛屿所留下的探险业绩和历史足迹。

然而,自从司马迁编修《史记》之时起,中国海上方士集团的海山探险业绩,便遭到无情的驻蔑视和贬斥,在《史记》一书内始终不肯做出如实公允的记述。一个以方士集团为主体的、反复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并得到燕、齐国王及秦始皇、汉武帝全力支持的、历时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规模巨大的海外探险事业,竟被简单地归结为寻访“神仙”和寻找“长生不老药”,似乎这是压倒一切的神圣使命,而将方士们的各种探索报告完全封杀和压制起来,闭口不谈方士们的其他业绩。然而,历史是客观存在,铁证如山,无论是谁,总不能一手遮天,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早在春秋至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一书,汉武帝时代东方朔(前 154~前 93)撰《海内十洲记》、《神异经》等书,以及东晋(前秦)时代王子年(嘉)撰《拾遗名山记》一书,先后系统地、全面地报道了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4 世纪中叶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在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新鲜而奇妙之各种见闻。在千百年间,虽然屡遭少见多怪者与高唱疑古取崇者们的多方贬斥、篡改和肢解,但其报道的基本史事内容,仍然具有揭示原本真相和展现中国先民历史足迹的重要价值。上述报道,除陈述中国大陆周边地理及“十洲”地理之外,其中亦附会了某些“神秘怪异”之说。这种现象的存在,当是由于海上方士出身道家的职业

生涯所决定的。如东方朔向汉武帝报告“十洲”地理见闻之际,竟然宣称是“闻之于得道者”,即中国的海上方士集团探险队,而不自称是自己“亲眼所见”,因为东方朔的探险考察所到之地域只能是其中某些地方和“洲”,不可能遍及“十洲”。所记述的“十洲”各地见闻与事物,自然会夹带有某些神秘色彩,以自圆其海上方士访问“真仙奥墟,神官所治”世界之各说。

显而易见,在东方朔所撰《海内十洲记》内,包涵有他本人在大探险活动中的重要记录。只有剖析东方朔的神奇奥秘之说辞,才能全面深入了解中国海上方士集团的探险路程、地域范围和大体顺序。其中尤以序文为玄奥。兹试析如次:

“臣,学仙者耳,非得道之人。有国家之盛美,将招儒、墨于名教之内,抑绝俗之道于虚诡之迹。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闕矣。曾随师主履行:北至朱陵(案:似指日本南部赤石岳等山脉),扶桑(案:指日本二荒山,今名日光地方),履海(案:指北太平洋之内为生生存海蛇极多之海域,相当于鄂霍茨克海、白令海之海域,或指独角鲸常驻之海域^①),冥夜之丘(案:冥夜,即黑夜、昏暗之夜,实指北极圈地方的极夜现象。众所周知,白令海海域,北部受极地大陆气团控制,南部受极地海洋气团控制,海区气压梯度悬殊,全年少晴朗天气,多昏暗不明,风暴猛烈,夏季云低雾重,冬季多雪,故有此“冥夜”之景象。每年有连续6个月白昼和6个月黑夜^②),HHTH纯阳之陵(案:纯阳为火。此处系指北极夏季,有连续6个月的白昼,称作极昼^③),始青之下(案:所谓“始青”,系指从北极永冻层地带所生长的苔藓类地衣类植物,渐至暖湿地带,即植被由苔藓类植物转而出生短草类植物,草为绿色,故称“始青”),月宫之渊(案:月宫,指月亮,即月球。这里所称“月宫之渊”,则借指今北美洲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地带的五大湖,构成世界上最大的湖泊带);内游七丘(案:今加拿大所在的北美洲,其国土的主体是波状起伏的低高原和平原低地,故此“内游七丘”之说,无疑是从北极圈经“始青之下”进入今加拿大境内探索),中旋十洲(案:旋为回转、归来、回还之意,即中途又先后探索了“十洲”。按《十洲记》所记,探索之地域非常广阔:北美洲之“长洲”,中美洲之“玄洲”、“沧浪海岛”,南美洲之“祖洲”、“聚窟洲”,大西洋上之“凤麟洲”,太平洋上之“流洲”、“沃焦”,及日本列岛海域之“元洲”、“生洲”、“扶桑”、“蓬丘”,琉球列岛之瀛洲,中国北部沿海之“带洲”,南太平洋海域之“炎洲”,似指今澳大利亚,暂存疑,待考),践赤县(案:战国齐人邹衍子创“九大洲”学说,谓“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而邀五岳(案:五岳,东曰泰山,南曰衡山,西曰华山,北曰恒山,中曰嵩山),行陂泽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案:“六天”之说,系东方朔借用道家说法,《云笈七签》卷八云:“六天者,赤虚天、泰玄都天、清皓天、泰玄天、泰玄仓天、泰清天。”用“六天”之说,炫耀自己及海山探险者周游世界所经历的广大地域),广陟天光,极于是矣。”(汉·东方朔著《海内十洲记》序,参见宋·晁载之《续谈助》本及《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本)

在上面举证的东方朔自述中所介绍的大探险经历,及笔者在案语中所做的解说,完全能够证明:东方朔是中国和最伟大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是中国和世界北极、东极(美洲)探险第一人,同时也是华夏文明和域外文明的最伟大的传播者。他在《海内十洲记》中所报道的“十洲”地理,在事实来源的主导方面有着稳定的确实性和可靠性,经得起反复检查和验证。其中虽然被后人臆入某些怪诞之说,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亦很容易剔除和剥离,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证明:早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所开创的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的光辉时代,是确实确实的历史与客观存在,绝不是什么假托或虚

构,值得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和骄傲;在人类探险史上值得永久彪炳和炫耀!

自燕、齐海上方士集团最初专以探索“三神山”为起因而发动的海山探险活动之时起,直到秦始皇、汉武帝派遣的海上方士探险队,分别结束海山探险活动之日止,前后历时长达3个世纪之久,约计260余年。至公元4世纪中叶,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又再度重访中美洲。这是人类社会自有史以来,由中国海上方士集团所开辟的专以传播中华文明、调查域外文明及中国周边海山地理和环太平洋区域海山地理为已任的最伟大的大探险时代,因而促进了这一广大地域的跨洲际的交通往来,和文化与物产、经济与技术的交流。然而,这一由中国先民所发动的、久已存在的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却被中国历代的儒学之辈所封杀和贬斥,硬是把地地道道的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记录,涂抹成神仙志怪的小说,沉埋于中国古史的最底层。因此,被华夏后世子孙所遗忘。这种历史遗憾一直留传到今天,这不能不承认是中国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一大误区,亦不能不承认是自宋代以来勃兴的疑古派学风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宗耻辱和悲哀。

自19世纪以来,某些欧化较深,刚刚剪掉辫子,换上洋装,并被冠以各种雅名异称的中国文人,竟然循规蹈矩,只知为西洋哥伦布唱挽歌:“哥伦布立奇功以不朽,重令名于无穷,上下数千载,纵横九万里,谁与之比,诚古今未易之才也。呜呼,谓非人杰也哉!”(王韬《哥伦布传赞》),却根本不知道中国先民早于哥氏1700年或1500年以前就已经遍访了整个亚洲地域和美洲大陆。他们只会津津乐道哥伦布地理大发现以后所引发的某些变革,却根本不知道以燕、齐、秦、汉方士群体为代表的中国先民在无与伦比的大航海时代对亚洲区域及美洲大陆所作的地理大探险活动及所留下的历史记录;他们只知道亦步亦趋地重复前人的贬斥中国地理古籍之说,却茫然不知《山海经》、《海内十洲记》、《拾遗名山记》、《括地图》等地理书所记述的海山地理、种族、特产、奇异建筑景观有何真髓与奥义;他们墨守“正宗史学”的成规,殚思极虑维护纯正的哥伦布的美洲专属“发现权”的绝对权威,却完全无视中国先民在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所开创的人类历史奇迹;他们从来不曾对中国先民以汉太中大夫东方朔为代表在《海内十洲记》、《神异经》及以东晋(前秦)王子年(嘉)为代表在《拾遗名山记》等篇所报导的祖洲、玄洲、长洲、沧浪海岛、流洲、带洲、扶桑、蓬丘(蓬莱山)、生洲、方丈洲等海山及洲岛地理,以及金岙之观、倒龙、风山、石像、人形、石脑、机栳等奇异景观等项,做过任何探索考辨;他们凭借摘引前人的一切能够封杀“鬼神志怪”的只言片语,当做他们全力维护哥伦布专属“发现权”的理论和文献根据,轻慢不经地完全否定中国先民在亚洲区域内和环太平洋区域所开创的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历史事实,大论贸然地宣称:“不但中国人在5世纪时发现美洲不可能,就是在哥伦布时代发现美洲也极少有可能性。”“中国却几乎从来没有发挥自己的海上优势,更不用说去发展远洋探险活动。”他们还引经据典,公然贬斥“中国人守着一个太平洋,望洋兴叹几千年而不去开发和征服它,这一点使西方人惊讶不止。”(《美洲史论》页176~177)。

本书之作,不但与以往各家所论慧深发现美洲说、法显发现美洲说完全无涉,而且是独辟蹊径,突出就汉东方朔所著《海内十洲记》、《神异经》及东晋(前秦)王子年(嘉)所著《拾遗名山记》等名篇,系统考察验证中国先民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及公元4世纪中叶,中国先民所开创的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在探索日本列岛和美洲大陆及太平洋海域、大西洋海域的全过程中所留存下来的历史足迹。故本书之作完全著力于破解千古之

谜,权当作为对当世至诚崇信唯哥伦布拥有专属“发现权”的历史学家的痴迷说教,做出确实的回应与酬报,从而彻底打破近5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学术界对所谓哥伦布最先发现美洲大陆“专属权”的迷信,复原中国先民汉代以东方朔为代表和东晋(前秦)以王子年(嘉)为代表的海上方士集团探索中国东海周边地域和美洲大陆的历史真相,为进一步寻觅华夏各族漂洋过海、进行跨洲际的大迁徙,落户美洲的踪迹,以及华夏文明与玛雅文明、殷夏文明的种族源流与历史渊源开辟史学之源,并具体揭示中国先民经营海疆,最早发现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的种种历史机缘,显扬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的超凡绝伦的豪迈精神,恢弘中国海上方士集团的伟大而辉煌的历史业绩。

2000年8月31日初稿

文登·扶余 鞠氏识

①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鳞一·蜃》:“蛟之属有蜃,其状亦是蛇而大,有角如龙状……能吁气成楼台城廓之状,将雨即见,名蜃楼,亦曰海市。”

②清人叶子佩编绘《万国大地全图》(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在《图说》中述说中国人谢清高随西洋船(当为1779年英国船长库克第3次探险船)到北极阿拉斯加及白令海峡探险事迹时,曾对北极圈内“极昼”、“极夜”现象和北极地理有所说明,十分宝贵,可以辅助今人了解汉东方朔探索北极圈地理之时所记“冥夜之丘”(极夜)和“纯阳之陵”(极昼)景象之奥义。兹照录如下:

“於开(源案:即 yukon,今名译作“育空堡”,因育空河而得名,位于河之上游交汇处):《海录》云,於开(育空堡)在东北海,由呱夫岛北行约三月可到。(源案:呱夫岛,即 Afognak I.,今译名作阿福格纳克岛,位于库克湾的南面海内)谢清高(源案:谢氏身世另考,当系中国通事翻译人员)云:昔时随西洋船(源案:1776~1780年,英国库克·克拉克 Cook-Clerke 发现桑威克群岛(夏威夷),探索从温哥华岛到乌尼马克通道的北美西北海岸,穿过白令海峡行驶至冰山的边缘,寻找经北冰洋通往大西洋的航道而未能如愿。)到彼,其地天气凝寒,雪花遍地。船初至海口(源案:今译名库克湾),便有冰块流出,大者寻丈,有土人摇小船,皆刳独木为之居,人甚稀,而形似中国。每日太阳在正南方始见,高仅数丈,一、二时即落,光不甚错黑,惟戌亥时始晦,每月惟望前望后数日可见月光,星光则未见也。由此复往北行二十余日,至一海港,不见居人,考其地之北,是为冰海云耳。按於开(即育空)尚在北极出地七十余度,犹有人,惟不置房屋,挖土窟而居之。复北向冰海,北极出地八十余度,其地六个月为日,六个月为夜,大约无人可居耳。”这段文字所描绘的北极圈景象,住民居住土窟,其地“六个月为日”(极昼)、“六个月为夜”(极夜),恰与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序》中对极地描述的“冥夜之丘”、“纯阳之陵”之说相当吻合。

③2001年10月9日《北京晚报》特约记者汪永晨,以《我踏上了北极》为题,报道了北极夏日“太阳永不落”(极昼)的景象,用来解释汉东方朔探索北极所记“纯阳之陵”(极昼)之奥义,亦最为生动形象。“1999年年中,美国生态环境基金会邀请我随‘北极曙光’号科学考察船前往北极采访。我先到了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接着飞往美国离北极更近的诺姆

小城,然后乘直升飞机 5 分钟后降在‘北极曙光’号科考船上。7 月 12 日晚,我站在甲板上观看北极太阳落海之情景。科学家勃兰敦告诉我:按现在的纬度,太阳下沉的时间应该是凌晨 3 点,升起时间是 3 点 45 分。太阳只有 45 分钟的休息时间。13 日凌晨 2 点半,太阳快落山的景象,即使直视也不觉刺眼。太阳呈火红一团,远挂在天边,将四周的云镶上了金边。到了 3 点,太阳离海还有一尺高。于是,我每隔一刻钟拍一张照片,直到 4 点差一刻,太阳终于贴近水面。4 点,有一半太阳浸在海平面以下。这时,太阳和它的倒影像一株红色的蘑菇。可这个‘红蘑菇’,从 4 点到 4 点半竟然没有什么变化。4 点 40 分,‘红蘑菇’依然没有沉入大海,相反,它上方的云却渐渐亮了起来,太阳又开始升起了。这一天的观察证明,北极夏日的太阳是永不落的。”汪永晨把北极夏日火红一团比作“红蘑菇”,与汉东方朔北极夏日“纯阳之陵”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作为“纯阳之陵”(极昼)之纪实吧。

上 篇

中国先民大探险见闻

作者考索故典，网罗逸闻，汇集古今中外考古、历史、地理诸学之中有关华夏族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文献记录、学术信息和实物证据，广征博引，钩稽耙梳，权衡凿凿确据，终于破解“十洲”、“三岛”之谜，使千百年间被贬斥、被淹没与被遗忘的“奇闻轶事”成为信史；重新展现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及公元4世纪中叶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在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探察日本列岛及美洲大陆等地的历史足迹及逸群绝伦的辉煌业绩；从而彻底打破五百年来世人对“哥伦布最先发现美洲说”的迷信。

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老子

禅 机 语 录

著名的人类学家内格得恩作了个惊人的假设,说中国人从公元前 700 年起便横渡太平洋“在海上大规模扩张。”他预言:“将来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发现亚洲的影响力……会把未开化社会的整个结构改变,并使古代部落文化转变成接近旧世界文明的文化。”

——摘自美国依阿华大学人类学教授、美国考古学家协会常务监事、国际美洲学会副会长詹姆斯·库克博士著《上帝之城》(郭力宜编译中文本,页 445)

古有十洲三岛之说,荒杳无稽。夫人皆知其子虚乌有矣。

——清叶子佩编绘《万国大地全图·图说》,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初刻,咸丰辛亥(1851 年)江阴六严重刊。

原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美洲史权威教授、唯“哥伦布发现美洲说”的至诚维护者罗荣渠先生断言:“不但中国人在 5 世纪时发现美洲不可能,就是在哥伦布时代发现美洲也极少有可能性。”“中国却几乎从来没有发挥自己的海上优势,更不用说去发展远洋探险活动。”“中国人守着一个太平洋,望洋兴叹几千年而不去开发和征服它,这一点使西方人惊讶不止……。”

——摘自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罗荣渠著《美洲史论》,页 176~177,1997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序

第一章 燕、齐、秦时代对中国东海的经营与海上方士之探险	(1)
一、燕国的崛起及其统辖疆域	(1)
二、燕国与东海诸国的历史渊源	(3)
三、燕、齐、秦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历史业绩与影响	(12)
第二章 燕、齐、秦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地理调查与史地实证	(20)
——《山海经·东山经·东次三经》考	
第三章 汉帝国对东海的经营与探索蓬莱(日本)的史地实证	(44)
一、汉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组织规模与派遣	(44)
二、汉海上方士探索蓬莱(日本)的史地实证	(47)
三、汉武帝对派遣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检讨	(52)
第四章 燕、齐、秦、汉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对东海域内周 边洲岛海山的地理大探索与史地实证	(56)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考(上)	
一、中国先民对东海域内周边洲岛海山的一般知识	(56)
二、关于瀛洲(琉球)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59)
三、关于带洲(库页岛)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61)
四、关于扶桑(二荒山)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62)
五、关于蓬丘(蓬莱)(伊豆半岛、三浦半岛、房总半岛)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71)
六、关于生洲(纪伊半岛)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75)
七、关于方丈洲(亶洲)(四国)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87)
第五章 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对美洲的大航海探险 与地理大发现的史地实证	(92)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考(下)	
一、被埋没与被遗忘的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的大航海探险 与地理大发现的原始报告	(92)
二、关于祖洲(南美洲)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96)
三、关于长洲(北美洲)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99)
四、关于玄洲(尤卡坦半岛)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107)
五、关于沧浪海岛(中美洲地峡部)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114)

六、关于凤麟洲(巴哈马群岛及大、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	(118)
七、关于聚窟洲(秘鲁及玻利维亚等地)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	(138)
八、关于流洲(科隆群岛)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	(156)
九、关于尾间(黑潮)、沃焦(夏威夷群岛)的地理探索与史地实证 ……………	(159)
第六章 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原始记录与实验证据 ……	(164)
——王子年《拾遗名山记》考	
一、《拾遗名山记》所载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原始记录 ……………	(164)
二、中国东晋时代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实验证据 ……………	(165)
三、玛雅文明渊源于华夏文明的历史依据 ……………	(199)
四、玛雅人的族源问题初探 ……………	(201)

第一章 燕、齐、秦时代对中国东海的经营与海上方士之探险

一、燕国的崛起及其统辖疆域

早在夏商时代（公元前 2183 年～公元前 1222 年），中国人就开始了山川探险和地理调查。传说大禹治理洪水之际，委用益为辅佐，禹专主治水，益专主记异物，极天之广，穷地之长，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所谓三十五国之地，鸟兽草木，金石水土，莫不毕载。^[1]这项探险考察调查活动，遂成为传统，为周秦以下各代所继承和发扬。

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的战国时代，北方的燕、齐诸国，继续对山川地理和海洋地理进行探险调查，积累并传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记录。齐国、燕国因受所谓东海之内有“三神山”之传说的影响，对东海及环太平洋的海山地理产生了特殊的欲望和兴趣，相继派遣方士前往调查，其组织规模和参加人数，当不逊于当今各国对南极或北极的探险活动。

《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王）、宣（王）之时，驺子之徒（按指驺（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驺（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又云：“自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附）在勃（渤）海中，去人不远。”^[2]

这证明齐国和燕国都注重海上地理探险调查和经略东部海疆。一直到西汉昭帝之世，仍有燕齐之方士继续进行经略东海和探险事业。然而，在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却遭到了守旧顽固的儒生“文学”之士的攻讦。

《盐铁论·殊路篇》文学曰：“今齐世庸士之人，不好学问，专以己之愚，而荷负巨任。若无楫舫济江海，而遭大风，漂没于百仞之渊，东流无涯之川，安得沮而止乎？”^[3]

其实正是这些燕齐之“庸士”——应该承认他们是富有坚毅、勇敢和牺牲精神之实践家和探索者——才为中国人了解环海各国、深入周边各方之秘境，记述东海及环太平洋区域的海山地理，留下了最宝贵的记录。

燕国，在诸国之中一向被视为弱小之国，但因所处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财力丰厚，民俗富有冒险精神，给燕国的探险调查准备了物质上和人力上的条件。《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渤海）、碣（碣石）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指东胡）。上谷至辽东，地踔（卓）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指人雕

悍，犹如雕性之捷捍也）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秽貉，位于朝鲜半岛中部，北与高句丽、东沃沮，南与辰韩接，东临大海，西至乐浪）、朝鲜、真番之利。”^[4]

燕昭王（公元前 311 年～公元前 279 年）即位后，礼贤下士，“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目的是为报齐国亡燕之世仇，“以雪先王之耻”。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经过燕昭王的大力经营，出现了“燕国殷富”的局面。经济、政治、军事和生产技术，都有显著的发展。燕国的国土疆域向北方、东北方地区有了较大的拓展和扩张。在诸国之中，燕国颇有威望和影响力，被誉为“钜燕”。

邹衍是一位勇于探索、具有独特创见的学者。他精于阴阳五行之说及天文地理之学，著有《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邹衍注重实践与实验。司马迁说他是“其语闳（弘）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5]按今天之理解，当是一切经过实践和实验，从微观入手，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近而远，由少而多，由小而大，由今而古，由可见而至于不可见，以至于整个宏观世界。所以，邹衍的学说是“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之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6]邹衍之说，还沿袭了儒者“九州”之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裊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7]邹衍之学说令燕国的“王公大人”耳目一新，“惧然顾化”，博得好评，皆“欲从其术”。

邹衍之说，特别得到了燕昭王的大力支持，追随邹衍子的方士们也都勇跃地来到燕国，皆欲继续从事前人的事业，展开大规模的海山探险活动和地理调查。方士们“荷负巨任”，不顾艰难险阻，跋山涉水，或驾驶船舶楫舳远渡重洋，四出探索宇内的山川地理，南海、东海及环太平洋地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传说。在方士们的调查报告中，包涵的内容十分广泛，诸如国别名称，礼仪制度，经济生活，种族特征与习俗，隶属关系等。方士们特别注重对山海的考察。按各地山体形势特征，命以汉文名称，登录金、银、铜、铁、锡、玉石等矿物，动物、植物等种名，以及海道交通，道里程次，海洋生物，海洋水深、颜色，海水潮流等等。这些探险考察报告，被分别汇编成《五藏山经》和《海经》，直到秦汉之际才被合编成一书，取名《山海经》。这是一部涵盖地域颇广的地理书，是中国人首创的地理大普查大探险的原始记录，同时也是一部古老的奇书。其中既有直接的真实的记事，又夹杂不少语近虚妄离奇的“民间传说”。但是，其中仍然保存着丰富的带有某种新奇色彩的历史记录和自然地理资料。某些记事从前曾经被人视为“虚妄”，而在科学发达、交往频繁的 20 世纪里却陆续被人们所证实确有其事。例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卵民之国，其民皆生卵”。据报道此卵生之人已在印尼的丛林之中发现。《海内南经》所载的“杲阳国，其为人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左手操管。”据报道，此长唇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内被发现。日本国某电视台曾播放过该族“长唇人”的录像。仅以此两例为证，可见“方士”们的报告，确有实录之价值，也有有力地证明中国人的探险足迹早在二千三、四百年之前就已经遍及东亚、南亚及太平洋上的某些地域与岛屿。

所以,《山海经》一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评价亦随着得到不断提高。

据古籍文献、考古发现,以及有关燕国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得悉燕国全盛期的国土疆域相当广大,备受各国关注。

《史记·苏秦列传》云:苏秦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榆林县东北)、九原(在榆林县西界),南有噶沱、易水(今河北容城县境),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今山东省无棣县境内)、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旬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8]

《史记·匈奴传》亦云:“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察哈尔绥远以北)。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阳紆山口)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今热河、通辽一带),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宣化大同一带)至襄平(今辽东辽阳)。置上谷(今察哈尔)、渔阳(今热河)、右北平(今冀北、北京以东)、辽西、辽东郡以拒胡。”^[9]

《汉书·地理志》云:“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奭)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又云:“燕,称王十世,秦欲灭六国,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轲西刺秦王,不成而诛,秦遂举兵灭燕。”“蓟,南通齐、赵,勃(海)、碣(石)之间一都会也。”“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稀),数被胡(东胡)寇,俗与赵、代相类,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隙(际)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10]

以上罗列的各项历史的记述,都有力地证明燕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强盛之国,绝非弱小之国。在燕昭王时代,燕国的军队曾占领齐国七十余城,只存聊、莒、即墨三城。燕国的崛起,在东亚地方发生了强烈影响,并使周边之国置于燕国的领有之下。燕国一举成为东方大国,邻境东北、东方及东南之国相继“属燕”。

二、燕国与东海诸国的历史渊源

《山海经》一书,关于燕国所统领的藩属及其所在地域的记述,虽然比较简略,却是最原始,最珍贵的记录,罗列出来,便可概览燕国的统领范围。兹分别举证如下:

《山海经·海内东经》云:

“钺燕在东北陬。”^[11]

《山海经·海内北经》云:

“盖国，在钺燕南、倭北，倭属燕。”

“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

“列姑射在海河州中。”

“姑射国在海中，属〔燕〕，列姑射西南，山环之。”^{〔12〕}（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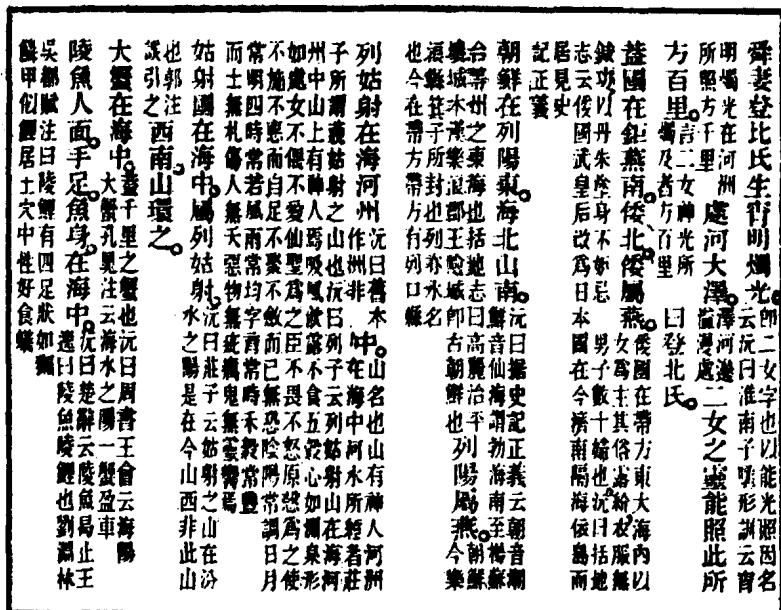


图1 《山海经·海内北经》书影

又《山海经·海内西经》云：“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貉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13〕}

根据以上记述，析义如下：

“钺燕在东北隅”，是从中国所在的幅员辽阔广大的地理位置，来指示“钺燕”国所处东北隅的方位。文字虽然简括，却明白指明“钺燕”是个东北方的大国。燕国在原封地基础上，领土开拓相当广阔。在燕文公时西有九原（自秦改称五原，旧绥远省境，今内蒙古海市所属地方）、云中（今大同市所属之境）。此二郡后被赵武灵王取占。北有上谷（原察哈尔省境，今内蒙锡林廓勒盟所辖之境）、渔阳（旧热河省，今承德市及昭乌达盟所属之境）。东北有右北平（今北京市所辖之境及河北省全境）、辽西、辽东诸部，其最北地缘至于旧吉林省所辖之地。并将朝鲜、貉国、盖国、姑射国、倭列为藩属。燕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82年）前后，除鲁国及齐之莒、即墨二城之外，几乎山东省全境都并入燕国领土。“钺燕”幅员之广大，实在名实相符。

“朝鲜在列阳”，其地理之原义是什么？19世纪朝鲜历史地理学家尹廷琦所著《东寰录》卷三内有所解明：“《山海经》云：朝鲜（今平壤）在列阳东（列与洌同，注：列，水名）。列阳者，汉阳也（洌水，谓之汉水）。按，平壤在洌阳西，其云‘东’者，传闻之

误，而因记之也。”^[14]尹廷琦之说，虽然符合实际，但将“东”字视为上读则不可取。《山海经》的原文之义应该是：朝鲜，在列水（今大同江）之阳，东海之北，盖马大山（即今长白山，又称白头山）之南，当时指朝鲜国之领土疆域，而非是指“平壤”城的具体位置。故称“列阳属燕”。又据《括地志》云：“朝鲜、高骊、貊、东沃沮、五国之地，国东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师东。东至大海四百里，北至营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罗国六百里，北至靺鞨国千四百里。”^[15]这《括地志》是唐人萧德言等人编纂的地理著作，然此条之说，仍反映了战国以来朝鲜半岛诸国并存的状况。其中朝鲜、高丽、貊、东沃沮各国皆属燕。

《山海经·海内西经》云：“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按东胡族所居处之地在“大泽东”，当是指“东胡”被燕国攻破以后，退“却千余里”的地域，故知此“大泽东”，即为今呼伦湖贝尔湖以东地方。案：呼伦湖贝尔湖为大小两个相邻的湖泊。中间由乌尔逊河相联结，在地图地名上常写作呼伦湖——贝尔湖。《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泽方千里”，郭璞注《穆天子传》引此经亦云：“大泽方千里，群鸟之所生及所解。”然郭注又引此经云“群鸟所集泽有两处：一方百里，一方千里”。^[16]与呼伦湖（在北，方圆2315平方公里）贝尔湖（在南，位于今中蒙交界地带，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大部分属蒙古）之地理实际相符。这一带也正是呼伦贝尔大草原，适合东胡族在这里游牧。所谓“夷人”在“东胡东”，乃是泛指“东夷”。“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灭之。”此说与“朝鲜在列阳，……列阳属燕”之记录有重要关系。据前文已知“列”为水名，列阳即汉阳，列水即汉水，因“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故为燕所灭，这就是燕国利用了朝鲜与貊国地缘相邻之政治关系。由此可见，燕国的领土扩张已远达于朝鲜半岛之北半部。因此，燕国在这里具有很强的统治势力，对半岛以后的历史发展亦具有长久的影响。《史记·朝鲜列传》在追溯燕、朝之历史关系时曾有很具体的说明：“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浞水为界，属燕。”^[17]《汉书》：“满，燕人，姓卫，击破朝鲜而自王之。”案，所谓“自始全燕时”，乃是指六国之燕方崛起全盛之时。燕国曾经略统属真番（汉为玄菟之地，即原番国，在鸭绿江上游一带之地域）、朝鲜二国，使之成为燕的藩属国。

这里当须对“东沃沮”之地域及其与燕国之关系略加说明。据朝鲜学者尹廷琦撰《东寰录》卷二“东沃沮”条云：“东沃沮者，今咸镜道磨天岭以南、铁关（在德源北）以北之地也。以其在乐浪之东，故名之。东滨大海，北接挹娄，南连涉貊。”《后汉书》所云：“东沃沮在盖马大山（今白头山）之东者是也。本箕子朝鲜之地。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箕子称王，燕、齐、赵人多归之，杂居东沃沮。卫满王朝朝鲜时，沃沮皆属焉。武帝灭右渠，以其地为玄菟郡。”^[18]

“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山海经·海内北经》）

卫挺生著《山海经今考》一书，说：“列姑射”在朝鲜，比附为“江华岛”；又将“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亦比附为朝鲜之岛山，均不能令人信以为有据。